

■新作点评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

经典的现实烛照与艺术重塑

□梁振华



“赵氏孤儿”是自古以来最富盛名的“中国故事”之一。这个故事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左传》,后经过司马迁的重塑,尤其是元代纪君祥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的出现,它以各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杂剧《赵氏孤儿》篇幅不长,但其强大的戏剧张力和其中蕴涵的中国传统精神精髓,使其跻身中国古典悲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和德国文化巨擘歌德都曾被其折服,并亲自进行过改写与改编。

3年前,陈凯歌导演了电影版《赵氏孤儿》;如今电视剧版本也登上了荧屏,即阎建钢导演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赵氏孤儿”的故事被一代代人讲述,可见其魅力已经超越了古今。但人们忍不住要问:在电影版之后再拍这样一部电视剧,其意义究竟在哪里?电影版的《赵氏孤儿》虽采用了元杂剧基本的故事架构,但实际上却拆解了这个具有史诗性质的古典悲剧,把它变成了一个传输导演观念的现代戏。或者说,故事的核被替换了,而这个核,就是人间大爱和人性至善。面对一个几乎所有要素都被剥透到无人不知的故事,阎建钢的勇气和担当令人敬佩。我们必须说,敢于面对和创作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向传统文化致敬、打捞传统人伦精神的行动。

当然,改编经典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电视剧版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在将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扩充为符合电视剧体式的长篇叙事时,如何能做到忠于原著及其负载的精神内涵?从电视剧成品呈现的效果来看,《赵氏孤儿案》作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该剧既承传和诠释了故事本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创造性地赋予骨架以血肉,使之以前所未有的丰满形态示之世人。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赵氏孤儿案》用力尤深之处。剧情抛开了为主人公寻找新的动机的努力,把劲使在了将矛盾、冲突及其对人性的挖掘还原到历史语境里,着力去丰富前因后果和每一个逻辑空隙,程婴、屠岸贾、赵武等等这些本来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或者说,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创造了一个发生这一千古悲剧的历史环境,在战国那个烽火四起的年代里,个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裹挟进了国家的命运之中。这样的处理,使得电视剧建立起了自己的大逻辑,程婴的义举、赵武的复仇等一切情节都有其来龙去脉,不突兀。

表面上看,《赵氏孤儿案》依然围绕着看似过时的一种传统中国精神——“忠义”——展开,但它绝非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愚忠”的故事,它的忠,不再是对于个人的忠,义也不再只是对个人的义,忠义的对象引申到了国家的层面,成了大忠大义。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核心点——复仇主题上,《赵氏孤儿案》所做的就不仅仅是继承,更有了极好的发挥,它引入了一些现代社会产生的理念,合理地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复仇的叙事,把简单的复仇故事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赵武在最后陈述杀屠岸贾的理由时特别强调:屠岸贾之该杀,是因为他投敌叛国弑君,而非杀了他赵氏家族300余口。赵武对屠岸贾有着切齿仇恨,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仇恨就破坏国家的法律,在国法与家仇的矛盾

中,赵武选择了前者。再比如,程婴在教导赵武时说,忠义是本,仁善是源,忠义固然重要,但如何能不仅仅在肉体上获得胜利,而且在精神上实现超越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电视剧的结局是屠岸贾不仅败了,而且终于看清自己的罪恶,回到都城,自尽而亡。这些都是原来故事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种创造性的改变超出了传统的以“忠义”为最高准则的精神,具有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色彩。

《赵氏孤儿案》成就的仍然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悲剧。屠岸贾自尽之后,程婴亦饮毒酒而死,程婴的死为整部电视剧的悲剧画上了最终的句号。19年前亲生儿子死去时,程婴已经注定必死,但却活着,他的悲剧不是死,是带着痛苦活着。程婴以对他屠岸无

辜的教育,完成了对屠岸贾的复仇:屠岸无辜亲手毁掉了屠岸贾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阴谋,这显然比赵武杀掉屠岸贾更富戏剧性,也更有力量。从小受程婴教导的屠岸无辜,最终将“忠义”放在了“仁孝”之前,因而程婴救下的不仅是赵武,还有屠岸无辜的灵魂。《赵氏孤儿案》的悲剧性不再局限于程婴献出亲生骨肉的痛和苟且偷生的辱,而是他19年与国敌家仇日复一日相对的琐碎和漫长,是他愚公移山般一点一点打垮屠岸贾的坚持和忍耐。这种悲剧精神,既保有了原来故事的人性深度,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悲剧色彩,一如俄狄浦斯知晓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时的痛苦,一如哈姆雷特面对“存在还是毁灭”的犹豫挣扎。悲剧落幕后,大雪满都城,这既是冤情得雪,又是还世界一片清洁。

《赵氏孤儿案》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更亲切、更立体、也更具有代表性的程婴形象。在这部戏里,程婴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义士的一个代表,也成了数千年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代表。他为上忠,为下善,忍辱负重,舍生取义,而且坚持的是大义。对程婴而言,就算是皇帝的儿子,也不会比自己的孩子更宝贵,但他之所以愿意以自己的骨肉去死,是因为他深深懂得托孤的

后代和家族的复仇,最终消解于国家和民族的和平稳定上,这是一种大义,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风骨。《赵氏孤儿案》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尽管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和平年代,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该被抛弃。谁也不能保证和平是永久的,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关头,我们同样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英雄挺身而出。

“中国梦”,时下正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充满了瑰丽色调的词汇,到底有什么样的蕴涵?笔者看来,“中国梦”的要义之一便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苏醒。而传统文化的苏醒,绝非是要写古文、背古诗那么简单,其核心是让人们尊重、学习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在这个道德失序、物性崛起、人性矮化的时代,重温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何其迫切何其紧要。在这一点上,《赵氏孤儿案》作出了榜样。这部戏的大胆和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没有因古而古,故意将台词处理成附庸风雅、诘曲聱牙,而是力求口语化。而且程婴不再是原来那种悲苦的形象,他更多了一分幽默,一分智慧,这些可能部分观众刚开始看时会略有不习惯,但如果考虑到观众层次的年轻化,这种尝试反而是积极的。这些创新性改编,都有助于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接受这样一部沉重的悲剧,继而更好地理解何为忠义、何为牺牲。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但总有些东西是不该变也不能变的。在荧屏里充满了哭哭啼啼的家庭戏、小三大斗原配的感情戏和男女青年的偶像剧甚至是雷人剧时,拍一部如此严肃的千古悲剧,并且既能完整地保留原剧中的文化内核,又恰当地融进了许多现代意识,是极为难得能可贵的。

讨论《赵氏孤儿案》,不能不说说它的导演阎建钢。无论是《秦始皇》《尘埃落定》还是《中国地》,阎建钢的作品总是有着独特的标识:聚焦“大历史”,挥洒中国精神,具有人文气息和家国气概。《赵氏孤儿案》一剧,集中地体现了阎建钢的导演风格和文化品位。在吐槽历史、拆解历史、戏说历史盛行的当下,阎建钢固执地选择对历史“正面强攻”。《赵氏孤儿案》开播当天,阎建钢导演在微博上写道:“对自己而言,《赵氏孤儿案》是我的静心之作,敬心之作,精心之作。”

一生只有一次面对这部经典的机会,惟有如此。”导演对待历史经典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剧的品格。正因为静心,才可以心平气和,而不刻意献媚于观众喜好;正因为敬心,才有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尊重;正因为精心,才能够奉献出这部融合了现代意识的古典悲剧优秀之作。

今日中国的电视剧创作,受制于惟收视率至尊的单向度评价体系,先天符合大众趣味的家斗、宫斗、谍战、武侠题材占据了荧屏绝大部分生存空间,历史情怀、现实承担与诗性品质早就在“重口味”、“轻趣味”前沦为了牺牲品或者不值一提的点缀——传奇止步于传奇,争斗终结于争斗——一切只为刺激观者的感官,只为感官强制背后收视率数据和曲线图。笔者以为,电视剧创作的市场属性固然不可否认,但将市场属性与审美品位截然对立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偏差和错误。

对历史多一份诚意与敬意,对现实多一份热忱,对人和人性多一些思索,在构思上多一些匠心独具的创造,在创作制作上多一些精益求精的追求……对作为一种戏剧形态的电视剧来说,与市场化所要求的“精彩程度”、“观赏性”没有必然矛盾。戏剧有其规律,那就是要张力,要矛盾,要情感,要冲突;但戏剧也有其本质,那就是要文化,要价值,要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孤儿案》对经典的创造性改编,是具有典范意义和经典价值的——当兼顾文化审美品位与观赏性的精品剧创作成为潮流,并以其亲和的面孔获得观众青睐之时,趣味低劣、粗制滥造的“神剧”和“雷剧”,自然会被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所汰除。

■访 谈



记 者: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赵氏孤儿”曾被戏曲、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改编、演绎,并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程婴救孤”版本。如今,你又将其拍成电视剧。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被反复叙述的题材感兴趣?你创作的立意点是什么?

阎建钢:我个人喜欢历史,大学读的又是戏剧导演专业,深受中国古典悲剧的影响,《赵氏孤儿》就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亦是一部被伏尔泰改编过的中国戏剧,这说明了它的普世价值。读,再读,最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读这个传奇故事,是我愿望。年复一年,这个结越缠越紧,变成了死结,不敢下手解,也不会解。直至遇到了陈文贵老师,方知亦有同样心结的“病友”,于是合力合谋开始解魔方。不想翻来覆去把玩了半年,我们忽然觉得这不是魔方,不能当游戏玩,于是重新审视。审视以往,审视左右,审视身后,审视出一身紧张和半腔责任,再于是去掉游戏心,留下戏心,写人写事写感触,一直写到镜头里。尽管歪歪扭扭,但自觉还是一篇对经典用心的临摹。骨架在格里,笔画可能出格,就像用简体字抄写繁体字,不能不如此,因为要让当代观众审看。

该剧的故事围绕着程婴救孤展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发展,一群人的关系脉络,一种冥冥之中扣人心弦的“上天在看”的衡量标准,彰显以程婴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以国家利益至上,大忠大义,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的精神。

记 者:“赵氏孤儿”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赵世家》,此后,很多艺术形式的改编大都以此为蓝本进行创造。你又是如何借助电视剧的形式去丰富这个故事的?你认为此次改编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或者特色在哪里?

阎建钢:电视剧是当代国剧,具有通俗性,通俗就会大众,就像纪君祥当年把这个故事写成戏曲一样,为的是让大众看。经典的千古流传基于大众的精神记忆和留存,像一道菜,口感和营养决定记忆的深浅和长短。历史证明这个故事是一道精美且实惠的大众菜,逾千年不馊,子子孙孙消化着她的文化营养。

当代和当代人需要补品,在每个人都有疾苦感受的时候,既需要感官娱乐,更需要精神养生。电影是西药,电视剧是中药,重在调理气血而非治病,什么都可以入药,有野方、有秘方,只要是良方,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所以我们可以少些谋财害命的负担。我和陈文贵老师参考了很多配方,觉得确实无毒有益,可以给大家再吃一次。当然加了点无关紧要的新草,可能会觉得有异味,甚而会呕吐,但自觉无害命脉。

此次改编,我没有做颠覆性处理,而是在史实基础上准确地强调它的价值观转达;也没有着墨于帝王斗争,而是表现民生成道义。剧中所看到的是,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地发扬中华民族千古不变的道义精神。当然,这里面也有爱恨纠葛,有生死离别,有武侠道义,我非常重视再度创作的历史性、商业性、艺术性与新鲜感的结合。

记 者:道义成为你此次改编着力突出的主题。对此你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完成与当下社会进行“对话”这一诉求的?

阎建钢:我相信这个故事,我相信程婴这个人,因为我相信那个时代,相信中华历史不是由编造而存在的。民族的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不仅仅是自然繁衍更是传统文化的基因命脉。我相信并敬仰我们的民族文化,相信并敬仰民族文化的基因力量。基因也许会变异,但不会消亡。

我相信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祖先,我相信祖先们迸发过“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能量,我相信信仰可以支撑生命,我相信生命有过至高无上的尊严,我也相信人格的内涵里曾经包含过诚信、忠义、责任、担当、气节、坚守、敬畏、牺牲等等单词。

很多年轻人现在对历史的了解多是通过电视剧,忘掉历史是一个民族最可悲的事情。一个导演、一部戏,一定要有一种文化责任——历史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文以载道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也疑惑当代,忧虑当代的价值越来越单一,越来越逼近的另一个词令人深深恐惧——冷漠。电视剧里赵朔说:在生命之上有一个“义”字。电视剧里韩厥说:在义字之上还有一个“忠”字。电视剧外我默默窃语:在一切之上,永远有一个“道”字。

记 者:电视剧的名字是《赵氏孤儿案》,为什么要加上“案”字?是不是要突出该剧的传奇性、情节性?

阎建钢:这个经典故事已被多种艺术样式演绎过,加个“案”字,就是为了以示区别。电视剧不是历史教科书,“案”的词义之一是事件,是一个传奇故事。当然,讲故事的人,会有态度。

记 者:历史题材电视剧要赢得观众的赞誉和口碑,一方面要有凸显自身的艺术品质,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另一方面也要有观赏性、可看性。在可看性方面,《赵氏孤儿案》进行了哪些创造和努力?如何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阎建钢:第一,为当代观众编圆这个故事,且编得好看;第二,讲好这个故事,达到电视剧本该具有的精良标准;第三,尊重观众,尽可能讲得有点智商,别侮辱看官;第四,真切地说几句自己的感受。在好看的故事中发掘与张扬历史上曾有的、能激发民气的精神酵素,呼唤已多有失落的国气、民气与人气,汲取于今有益的原始活力,传承精神基因,是娱乐任务也是文化使命。

□本报记者 徐健

传承精神基因,是娱乐任务也是文化使命

——访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导演阎建钢

2013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将举办

由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首都广播电视台节目制作业协会承办的2013年“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本届交易会将按照国际一流电视节的标准,在展会模式、节目类型、国际化程度和服务品质等多方面进行全面升级,与4月16日开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共同打造每年一季的北京影视活动盛宴。

“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的前身即创办于2007年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的“首都电视节目推介会”,迄今已举办了11届,每届推出的电视剧节目占国内同期节目生产总量的70%以上。今年1月正式将“首都电视节目推介会”更名为“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节目交易内容由原来主营电视剧交易拓展为以电视剧为主,纪录片、动画片和海外节目等电视节目全面展示的交易盛会。

本届交易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电视节目交易平台;二是影视产业高端国际论坛;三是年度优秀电视剧荣誉表彰活动。截至目前,本届交易会已集结了227家电视剧制作机构的490余部约16713集电视剧作品、20家动画片制作机构的40余部约2610集动画片作品、22家纪录片栏目制作机构的63部约4105集纪录片、25家海外

栏目制作机构的23部约1223集的优秀新作。活动吸引了105家电视台(频道)约400余人以及众多新媒体视频网站机构参与。交易会的参会对象也由往届的只有国内从业者参与,拓展到以国内为主,海外知名制作机构和港澳台地区播出机构共同参与、同台展示。

面对电视剧产业快速发展现状,本届交易会产业论坛专注于电视剧全产业链的平衡与发展。将邀请参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台北电影节、首尔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俄罗斯欧亚电影节、西亚Discop电影节、加拿大班芙电影节以及上海电影节、四川电影节等知名节展的电视剧领域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努力把产业发展论坛办成产业权威数据与研究成果的发布会,办成制作业、播出业、新媒体合作共赢的策源地。

本届交易会的年度优秀电视剧荣誉表彰活动共设置7个表彰项目,分别是2012年度观众喜爱的优秀电视剧、2012年度观众喜爱的年度人物、2012年度观众喜爱的最具潜质男演员、2012年度观众喜爱的最具潜质女演员、2012年度新锐编剧、2012年度新锐导演、2012年度优秀制片机构。4月1日,交易会组委会将通过表彰典礼现场揭晓获得荣誉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艺文)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3年“寻找最美消防员”大型公益活动在京正式启动。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与公安部消防局局长陈伟明共同启动了“寻找最美消防员”大型公益活动。

本次“寻找最美消防员”公益活动将以16万扎根基层、执著坚守、勇于奉献、保民平安的消防员为主要对象,通过寻找、发掘、宣传他们中间的典型代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消防员“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竭诚奉献”的精神品格和高尚情操,呼吁全社会关怀消防员、关心消防事业、关注身边的消防安全。

此次大型公益活动包含“寻找最美消防员”事迹征集、图片视频文章征集发布、颁奖典礼等一系列内容。“最美消防员”的优秀事迹采用社会推荐、自我推荐和媒体寻找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集。3月下旬,组委会将推出100名“最美消防员”候选人在官网公示;4月到5月,在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法治在线、新闻直播间等新闻栏目中开辟专栏,

“寻找最美消防员” 大型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对入围者择优进行事迹展播;5月底通过评委会全体会议评定10名“最美消防员”,并于6月上旬录制颁奖典礼播出。活动期间,组委会将在今年年底前,组织热心社会公益的企业为推选出的10名“最美消防员”进行适当奖励,同时设立“公益基金”,为近年来在灭火救援中牺牲、负伤的消防官兵和他们的家庭进行抚恤。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说,“寻找最美消防员”是中央电视台创新典型宣传、深化走转改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是“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的延续。寻找最美消防员,展现的是他们无惧生死、勇于奉献、保民平安的精神品格,塑造的是中国消防队伍的“大爱”群像,这种最美蕴藏在消防员们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在每一个默默坚守的岗位上,记者编辑只有用心灵去发现、去感受,用真誠去体会、去挖掘、去报道消防员身上最美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通过深入贴进的走访,才能直击灵魂地表达、传播最美消防员的故事。以媒体行动带动社会公益,以寻找最美弘扬主流价值观,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引导舆论、凝聚爱心、弘扬真善美的作用,承担一个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引导全社会关心、关注消防安全,提高全民的消防意识,推动中国消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启动仪式上,活动推广形象大使代表韩红表达了对消防员、消防队伍的敬意,讲述了担任消防形象大使与消防队伍亲密接触的心路历程。此次“寻找最美消防员”大型公益活动是中央电视台最美系列公益品牌继“最美乡村教师”和“最美乡村医生”之后的又一次承接延续。(央讯)